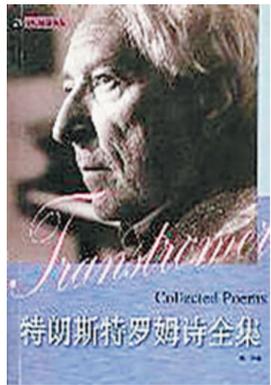


#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特朗斯特羅姆 獎給詩歌的榮譽



■ 特朗斯特羅姆在瑞典家中。法新社



文：唐睿

## 他山之石，取用非易

在文藝討論可謂熱烈的法國，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這名字雖然不能算是寂寂無聞，但肯定也稱不上是家傳戶曉。因此，當諾貝爾獎委員會揭曉本屆的文學獎時，法國文藝界也傳來不少驚喜的聲音。

這種驚喜，一共來自兩方面。

首先，得獎者是位詩人。

屈指一算，諾貝爾獎委員會上一次將文學獎頒給嚴謹意義上的「詩人」，也就是說，將創作精力主要投放在詩歌藝術上的作家，可能已經要回溯到1996年的波蘭女詩人維斯瓦娃·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其後獲獎的作家雖然也有不少涉獵詩歌創作，但他們主要耕耘的領域，畢竟還是小說與戲劇等其他文體，絕少像辛波絲卡或特朗斯特羅姆這樣，將自己的天賦才情，集中奉獻到詩歌藝術上去。因此，今屆諾貝爾獎將殊榮獻給一位詩人，實際是對漸受敘事文體威脅，逐步失去文壇尊貴地位的詩歌藝術的一種重新肯定。

第二個驚喜是獲獎者並非一位以文藝介入政治的作家。

世界各地並不乏資深詩人，2008年法國的克萊齊奧獲獎時就曾經傳出，法國的資深詩人博納富瓦（Yves Bonnefoy）其實也是另一大熱，此外，法國文藝界裡炙手可熱的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Adonis）也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大熱。這位堪稱阿拉伯文學界最重要的詩人之一的阿多尼斯，早在17歲便加入敘利亞的詩歌組織介入政治，25歲的時候，更因為加入敘利亞社會國家黨而被捕入獄6個月。1956年獲釋後，阿多尼斯又逃往黎巴嫩，創辦了一些文學雜誌，並向阿拉伯世界譯介了一系列法國作家的作品，包括波德萊爾、亨利·米肖，以及聖·瓊佩斯等。至於創作方面，阿多尼斯亦著有十數本詩集及9本散文集，他的詩歌除了在阿拉伯世界，還被譯成多國語言，在歐洲的文藝圈子中廣為傳播，無論以藝術造詣言，以世界視野言，甚至以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而言，都絕對不會較特朗斯特羅姆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另一位諾獎大熱詩人博納富瓦，雖然沒有像阿多尼斯一樣的政治經歷，但從1945年參與超現實主義團體的活動起，博納富瓦在文藝上的貢獻也非比尋常，除了出版了20多本風格多樣的詩集，以及50多本內容深刻的散文集外，他還為法國人系統地譯介了莎士比亞、濟慈、葉慈和意大利詩人里奧柏爾第（Leopardi）的詩歌，並重新翻譯了中世紀文學聖杯傳奇，在文藝領域上，也堪稱是一位巨人。

然而，今屆諾貝爾文學獎最終頒給了瑞典本土的詩人，箇中原因，除了由於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能助「我們用嶄新的方式來體驗現實世界」外，是否還有破除文藝界指責諾貝爾文學獎一直是政治考慮的因素？這實在很讓讀者們去思考。

2009年8月，中國詩人藍藍和詩人王家新、趙野、沈奇受邀參加瑞典一年一度的哥特蘭島詩歌節。在斯德哥爾摩逗留時，曾與住在當地的詩人、簡體版《特朗斯特羅姆詩全集》的翻譯李笠一同拜訪了今年剛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儘管此前與老詩人神交已久，但藍藍一直未有機會親見這位詩壇大師，回憶起當時的點滴，在電話裡，她的聲音一直充滿着激動和感佩。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 與詩人的兩次相遇

特朗斯特羅姆的府邸位於梅拉倫湖旁的高地上，藍藍記得去的那天還不到中午，門一開，一位高瘦、衣着清爽、白髮蒼蒼的老者從沙發上顛顛巍巍的站起來，陽光在他的頭髮上鑲上了一條金色細邊。特朗斯特羅姆曾在1990年中風，之後出現說話障礙，右手癱瘓，後來的創作都靠左手完成。「他在音樂上的造詣也很高，為了保持左手活動機能，他每天都用左手在鋼琴上練習。」藍藍說。

「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藍藍回憶，「在他家客廳中發現牆上掛了一幅書法作品，但是給掛倒了。我一說出來，全屋子的人都哈哈大笑。」特朗斯特羅姆對中國的感情頗深，曾在1985年及2001年兩次到訪中國，第一次旅程中，他特地去了長城，第二次來的時候，雖已拄起了拐杖，但面對中國詩人的禮遇，還不忘幽默的說：「幸虧語言不通，不然會因此驕傲起來。」

面對中國詩人千里迢迢的來訪，特朗斯特羅姆顯然也格外開懷。因為口齒不清，很多時候李笠也聽不懂詩人的表達，只能依靠與詩人朝夕相伴的太太莫尼卡轉述，李笠才再由瑞典語翻譯成中文。「但是看得出，他的反應是相當敏捷，尤其是他的眼睛特別會說話，很奇特的，很多時候，我們只通過眼神的交流，就能意會對方的想法。」午餐是莫尼卡親自下廚，特朗斯特羅姆興致高漲，破天荒地喝了一點威士忌。「午飯後，我們這些詩人都能唱些民歌，大家就你一首我一首的唱了陝北民歌、哈薩克民歌。沒想到他也露了一手，為我們用左手彈了一支鋼琴曲，那是一位俄羅斯作曲家特地為他譜寫的單手鋼琴曲，優美得無話可說。」

一個星期後，參加完詩歌節的藍藍再次見到了特朗斯特羅姆。這次地點選在了李笠的家中，作為對詩人夫婦的回請，也順便舉辦了一場小型的詩歌朗誦會。藍藍

說，除了本地的瑞典詩人、中國詩人，還有阿拉伯詩人的面孔，大家挑了不少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朗誦。

### 詩人的地位至高無上

「我還注意到了一個細節，」藍藍說，「席間他要去上廁所，他的夫人把他攙扶到洗手間門口，就停了下來，他自己一吋一吋的挪進去。莫尼卡解釋說，因為他不願意她幫忙。等他出來的時候，我看到他襯衣的一個角沒掖好，褲子濕了一大片，我心裡頓時酸酸的。一位80歲的老人，一位享譽盛名的詩人，也只能一個人面對孤獨和現實。在場的其他詩人也看到了，大家都很有感佩。」

藍藍說，得知特朗斯特羅姆獲獎的消息，她心裡特別高興，這是獎給所有詩人的榮耀。「這次文學獎是獎給詩歌的。」自從1996年波蘭女詩人維斯瓦娃·辛波絲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詩歌在諾獎已經缺席了14年時間。其實從90年代開始，特朗斯特羅姆就已經不斷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他對得不得獎早已不在乎了。」藍藍最早在90年代從《世界文學》等刊物接觸到他的詩，由北島、李笠翻譯引介，對當代的中國詩人影響巨大。「特朗斯特羅姆是短詩大師，他的詩作不多，一共才160多首。因為他是學心理學出身，對生活的細微觀察非常獨特，能從很小的細節，看到人內心的黑暗。他也很善於用各種隱喻，以最簡潔的文字表達宏大的主題。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象徵主義大師。」

「當然，每位詩人的氣質不同，喜歡的東西不同，有的人喜歡感性的東西，也會覺得特朗斯特羅姆太知性，表達太克制，總是以意象隱喻感受。」

藍藍也認為，北歐詩歌，除了地域的原因，很難歸納出整體的特點，但無可否認的是，在有着優秀、悠久詩歌傳統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詩人的地位一直是至高無上的，這才令詩歌創作保持了絕對的純粹性。



■ 斯德哥爾摩有書店擺出特朗斯特羅姆的專櫃。法新社

## 瑞典的國民詩人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Tomas Tranströmer）1931年4月15日出生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讀中學時便開始寫詩，23歲時出版處女作《17首詩》，轟動詩壇。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作多短小精煉，善於從日常生活入手來營造意象，李笠就曾說：「特朗斯特羅姆是一個現實象徵主義詩人。他寫的是日常生活，帶給你的卻是形而上的世界。」特朗斯特羅姆至今共發表163首詩，除《17首詩》外的作品結集為《途中的秘密》、《半完成的天空》、《音色和足跡》等10部詩集。1990年患腦溢血導致右半身癱瘓後，他仍堅持純詩歌寫作。在瑞典，特朗斯特羅姆可算是「國民詩人」，許多瑞典人從小學就開始讀他的詩。諾獎公布之前，斯德哥爾摩有書店專門擺出了他的詩集專櫃，許多民眾聚集在周圍共同等待諾獎揭曉。當特朗斯特羅姆的名字被唸出時，現場爆發出持續的掌聲與歡呼。

到現在為止，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作仍未有繁體版的譯本，據悉，台灣即將出版馬悅然翻譯的《鳳尾船》和《巨大的謎語》，而其簡體中文譯本主要有兩本，就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特朗斯特羅姆詩全集》（2001年，李笠譯），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特蘭斯特羅姆詩選》（2003年，董繼平譯）。

## N城記：北京/上海

文：白金

## 三年展的書故事

無火氣不成評論家？也許也許。建築和藝術評論家方振寧前段去了在國博新館正舉辦着的首屆北京國際設計三年展，火力全開，連珠炮般地在「圍評」發了十餘條「現場質問」，其中「質問17」是關於書的：

我在展覽上發現三種與此展覽有關的出版物：展覽圖錄、簡本展錄和裝飾雜誌特刊，248頁的圖錄基本上像一本官方的中外產品圖錄，離世界上三年展的正式出版物相距甚遠。從157頁開始就是廣告，所有簡歷都是英文，全畫冊沒有一篇論文，只有致詞和策展人的不到一頁的應付文字。

當然，方先生的評論也是有讚有彈的。今年三年展的主題叫作「仁：善意的設計」，他後來仿此寫了系列「善意的評論」，第一條評的就是出版物：

裝飾雜誌展覽特刊做的不錯，比正式的官方展覽圖錄學術性強，有展品和設計師的詳細介紹，有用，頁數為288頁，比官方展覽圖錄還厚，價格合理。

因信息源無雜，沒有一個歸口處，方振寧掌握的情況或不全面，批評的未必全對，但這番言論仍然「深得吾心」，原因就在於此類出版物，大家通常視而不見忽

略不計，書店不見賣，書評更是鮮有論及，但實際上無論是從閱讀展覽/事件的角度，還是作為了解這一領域的「敲門磚」，備查的工具書，甚或只是為了紀念的收藏，專收展錄者並不少見，像我的書架上就有一排近年香港設計營商周和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年刊，除了不時可查閱相關資料外，也喚起不少有趣記憶。

說回這次圍繞北京國際設計三年展的相關出版物，我最後到手的是五本。每本得來都有故事，讀者讀之，日後觀展，或會多留意幾分？

三年展開幕在國慶前的一個晚上，冗長的開幕式講話後是觀展，台上哀哀諸公講話進行到一半時我已進入展場，問題是，總面積6,000多平方米的5個展廳哪裡是一個晚上2個多小時能看完的？自然是拖到閉館前的最後一刻，反覆廣播通知清館才三步並作兩步地撤離。參加開幕式的嘉賓離開時是可以拎一袋資料走的，悲催的是，資料袋居然不夠，晚到的鳥兒沒食吃。工作人員安慰性地給了我一本米爾蒙達多理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國際設計三年展 創意聯結》圖錄，就是之前方先生批評的那本「沒有一篇論文」的「產品圖錄」。從北門出來

不經意間看到，門口居然堆滿了這本圖冊。

這本圖冊印製精美，倒是沒有方先生說的那麼不堪。關鍵它只是這次三年展五個分主題展其中最重的一個主題展「創意聯結」部分的圖冊，這一部分的策展人是米蘭室內當代設計雜誌《Interni》的主編吉達·博亞迪（Gilda Bojardi）。圖冊除介紹150名設計師的700件展品的基本情況外，意大利駐華大使，尤其是在北京生活了23年的文化參贊的專文值得一讀；另有一文介紹了兩位意大利建築師在清華大學設計的校園建築；米蘭理工大學的設計史、設計批評專業教授則以兩頁的篇幅評述了這一展事；之後是兩位中西策展人關於展覽概念的「夫子自道」，最後是展陳設計介紹。

這個晚上四處打探，再沒有發現其他相關出版物，只好把目標放低到至少要到最喜歡的兩個分主題展的資料，四樓的「知竹」展相對好辦，Freeman是舊識，他的助手也熟悉，可以讓他把說明文字的電子檔發給我，二樓「混合現實」展的中方策展人是朋友，卻連他都不知道有沒有專門的出版物介紹這個館。恰巧在第二天上午，這個展的兩位瑞士策展人正好要為媒體做一場

導覽，因為國博臨時在展品四周架起了圍欄，致使觀看看不清很多展品的說明文字，惹得兩位策展人大為不爽之際，再次問起有無將展事做一圖冊，答案也是不了了之。見我有些失望，兩位策展人熱情邀請出席晚會在時代美術館舉辦的「中端設計之夜」，中間有一環節即是新書發佈會，原來是他們的事務所趁此良機在華推出了介紹其建築作品的中文版《精雕戲築》，雖然與三年展沒有直接關係，但正好因展覽對他們產生濃厚興趣，倒也頗為解渴。

之後幾年書得來全不費功夫。到三年展主辦單位之一的清華大學參加三年展的設計之夜活動時，進門就領到了三年展簡本展錄，發書的老師一個勁地交代，已有此書的就不要再領了。之後在自助餐的長龍中，突然發現一位侍者托着一盤過來，盤中裝的正是傳說中的《裝飾》雜誌專門為此次三年展出版的增刊，原來是有嘉賓嫌重丟下。唉，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啊。就這樣半路劫了道。最後一本書更簡單，雖然它份量最重內容最全面最權威，可是來得最為輕鬆：一對參加論壇的設計師夫婦，包裡有兩本，趕緊就「卸」一本給我。